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春天的盛宴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杨 晔 译

Ivan Sergeevich Turgenev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春天的盛宴

(俄罗斯)屠格涅夫 著

杨 晔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天的盛宴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杨晔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4
(名家经典散文丛书)
ISBN 978-7-5594-0666-8

I. ①春… II. ①屠… ②杨… III. ①散文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5644 号

书 名 春天的盛宴

著 者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 者 杨 晔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666-8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绵延的蓝色浸透了整片天空，

一朵朵白云点缀在上面，

一边飘浮一边散去。

无风，温暖，

空气像新挤的牛奶那般清新……

目录 CONTENTS

散文诗

1

乡村	2
对话	5
老妇人	7
狗	10
我的对手	11
乞丐	13
“你将会听见傻瓜的裁判……” ——普希金	14
得意的人	16
处世法则	17
梦	18
玛莎	20
傻子	22
东方传奇	24
两首四行诗	27
麻雀	31
骷髅	33
劳动的人和细皮嫩肉的人	34
玫瑰	36
纪念尤·彼·符斯卡娅	38
最后的会晤	40
一次拜访	42



一幅浅浮雕	44
施舍	45
昆虫	47
白菜汤	49
蔚蓝色的王国	51
两个富豪	53
老人	54
记者	55
两兄弟	56
自私的人	58
至高无上神的盛宴	60
斯芬克斯	61
神女	63
朋友和敌人	66
基督	68
岩石	70
鸽子	71
明天！明天！	73
大自然	74
“绞死他！”	76
我要想些什么呢？	79
“多么美艳， 多么鲜亮的玫瑰……”	80
在海上	82
某某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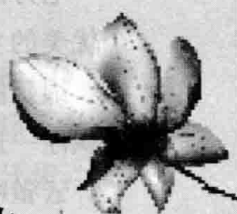


修道士	85
我们来打一仗	86
祈祷	87
俄罗斯的语言	88

猎人笔记 89

霍里和卡利内奇	90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06
幽会	122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132
白净草原	141
莓泉	167
独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179
死亡	202
乡村歌手	217
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	237
乡村医生	265
活死人	276
树林和草原	292





散文诗

乡村

七月的最后一天，我越过俄罗斯一千俄里土地，陶醉于一个优美的乡村。

绵延的蓝色浸透了整片天空，一朵朵白云点缀在上面，一边飘浮一边散去。无风，温暖，空气像新挤的牛奶那般清新。

云雀唱着歌；鸽子哼着调；燕子悄无声息地滑翔俯冲；马儿们悠闲自在地咀嚼品味；狗儿安静地站着，摇着尾巴。

烟和干草的气息，混杂一点柏油味和人气，氤氲在鼻翼之间；大麻花正在怒放，浓郁厚重的香气扑面而来，猝不及防就征服了人类的嗅觉。

近处，又深又窄的山谷，两侧成排的柳树，枝繁叶茂，树干苍劲；谷中流淌着一条小溪，鹅卵石在清澈的溪水下面颤动，可爱俏皮；远处，苍天与大地相接的地方，有一条大河，碧波荡漾，清晰可见。

沿着山谷前行，一边，排列着整齐的牲口棚，大门紧闭的仓库，干净整洁；另一边，搭建着五六间松木小屋，清一色的木板屋顶，每个屋顶上都竖着一根高高的柱子，每个小屋门口都站着一匹铁铸的钢鬃小马，古朴典雅。破损的窗玻璃闪烁着彩虹的光彩；百叶窗画上了一瓶瓶水养鲜花；门旁端放着一条小长凳；小土堆上，猫咪在晒太阳，透明的耳朵警觉地竖起；高高的门槛后，是幽凉的门厅。



我在山谷的最边缘铺上马衣，舒服地躺下。周围是一堆堆新制的干草，青草的味道直逼鼻孔，沁人心脾。小屋前，聪明的农人一下一下地抛起干草，好让它们在炙热的阳光下散去水分，没有水分的干草被放进棚里，我想，睡在这些干草上肯定舒服极了。

一个卷毛的脑袋从草堆后面调皮地探出来；凤头母鸡在草堆里辛勤地寻找食物；嘴上长着白毛的小狗在杂草丛中打滚游戏。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穿着干净的工作服，腰带松松的，几乎掉到胯部，脚上的皮靴又厚又重，他们斜靠在一架卸下马具的马车上，相互说着玩笑话，时不时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发出爽朗的笑声。

一个圆脸的年轻女子从窗口向外张望，她笑着，不知是因为那群年轻人的玩笑话，还是因为干草堆里孩子的顽皮。

另一个年轻女子用她有力的胳膊把水桶从井里拉上来，一点一点……水桶摇摇晃晃的，随着女子的节奏溅出一颗颗明晃晃的水珠，打湿了她洁白的手臂。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穿着条纹裙子和新鞋子的老妇人，硕大的念珠在她黝黑的脖子里绕了三圈，灰白的头上包着一块黄底红点的头巾，头巾遮到额头上，露出一双不再青春闪耀的眼睛。

但她沧桑的眼神里却露出了欢迎来宾的温柔，整张布满皱纹的脸笑意荡漾。我敢说，这位老妇人已经年逾七十，即便这样，她当年的风韵依稀可辩。

她右手张开，被晒黑的手指托着一碗刚从地窖取出的冷牛奶，尚未脱脂。碗沿上有干涸的奶渍，像一颗颗珍珠。她左手



手掌里有一大片温热的厚面包，递给我，好像在说：“吃吧，欢迎你，路过的客人。”

一只公鸡忽然开始啼鸣，自娱自乐地拍打翅膀，牛棚里的一头小牛悠悠地回应了它几声，一唱一和，和谐地演奏二重唱。

“啊！快看看燕麦，多棒啊！”我听见我的车夫说。是的，多棒的燕麦！哦，这折射出美好，宁静，丰饶的俄罗斯乡村！哦，这沉淀和平与富足的厚重的土地！

此时此刻，我忽然觉得：在君士坦丁堡圣莎非亚寺的圆顶上竖起的十字架，以及我们城里人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又有何意义呢？



对话

“不论少女峰还是黑鹰峰都不曾有过人类的足迹。”

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连绵不绝的悬崖峭壁。

山的更远处，是一片青绿。通透、辽阔的天空，严寒的天气，坚硬反光的雪，寒风裹挟着雪花掠过山峰。山峰，就从雪中突显出来。

少女峰和黑鹰峰，两个巨大的石块，像站立在地平线两侧遥遥相望的巨人。

少女峰对它的邻居说：“朋友，你站得比我高，看得比我远，有什么新鲜事跟我说吗？我们下面是什么呢？”

不知是过了几千年，还是一分钟的时间。黑鹰峰轰隆隆地回答：“厚云覆大地……请稍等！”

又是几千年过去了，但其实只是一分钟。

“那么，现在呢？”少女峰问道。

“现在我看见的，跟上次一样。碧水黑林，灰石成堆。中间有小虫爬来爬去，你可知道，这就是尚未拜访过我们的两足动物。”

“人？”

“对，是人。”

几千年过去了，或许仅仅是一分钟。

“那，现在呢？”少女峰问道。



“现在这些小虫子好像少些了，”黑鹰峰响雷般轰隆隆地回答，“看下去更加清晰了，河水干涸，林区缩小。”

又是几千年过去了，或者只是一分钟。

“现在你看见了什么？”少女峰问。

“我们四周似乎清静了，”黑鹰峰回答道，“但远处的山谷尚有一些移动着的小点。”

“现在呢？”少女峰问，在几千又几千年，或者仅仅只是一分钟，之后。

“现在好了，”黑鹰峰回答，“到处都清静了，无论我看哪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到处都是我们的雪，连绵不断的雪，连绵不断的冰，万物冻结。现在好了，到处都清静了。”

“很好，”少女峰说，“我们话也讲够了，老朋友，是时候了，睡一会儿吧。”

“的确，是时候了。”

两座巨山沉沉地睡了，辽阔通透的天在永恒沉寂的大地上睡去了。

一八七八年二月



老妇人

我独自漫步在广阔的平原。

忽然发觉身后有轻微的脚步，鬼鬼祟祟的。直觉告诉我：有人跟着我。

我回头，看见一个瘦小驼背的老妇人，身上裹着一件灰色的破衫。脸从破衫里探出，蜡黄，布满皱纹，尖鼻，瘪嘴。

我走过去，她停住了。

“你是谁？你想要什么？你是乞丐？你要施舍吗？”

老妇人没有回答。我弯下腰，注意到她的双眼蒙着一层半透明的薄膜，就像有些鸟类的眼睛一样——薄膜保护它们的眼睛免受强光伤害。

但是在老妇人的眼中，薄膜并不能移动，眼珠也无法真正显露出来。由此可见，她是个盲人。

“你需要施舍吗？”我又问了一遍，“你干嘛跟着我？”但是老妇人依然没有回答，反而缩了缩身子。

我转身继续走我的路。

但是，我又听见刚才那个轻微，有节奏，鬼鬼祟祟的脚步声。

“又是那个妇人，”我想，“她为什么老是跟着我？”随即，我自己补充道，“多半是她迷路了，又是个瞎子，只能跟着我的脚步，找个地方避避。对对，就是这样。”



但是，一阵异样的不安感渐渐占据了我的心头。我开始发觉老妇人并不是单纯地跟着我，而是在指引我，她控制了我的方向，而我，则不知不觉地跟随着她。

然而我依然继续走着，但是，在我的前方，就在我前方的路上，我看见了一个又黑又宽的洞，“是墓穴！”一个念头在我脑中迅速闪过，“这肯定是她想要控制我来到的地方！”

我猛地一转身，又一次跟老妇人面对面，她的眼睛忽然看得见了！眼神凶残恶毒，像猛兽巨大锐利的双眼，死死盯着我。我弯下腰，凑近她的脸，看着她的眼睛。这时，那半透明薄膜，瞎了的眼睛，木讷的表情又回到了她脸上。

“啊！”我想，“这个老妇人就是我的命运啊，是人类逃脱不了的命运啊。”

“逃脱不了，逃脱不了，太疯狂了！不行，我一定要试一试。”于是我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奔去。

我飞速行走着，但是轻微的脚步依然跟着我，越来越近，接着我面前又出现了那个黑洞。

于是我立即又转向另一个方向，可是又一次同样的脚步，同样的凶险可怕的黑洞。

我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兔似的，东跑西窜，然而结果总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等等，”我想，“让我骗骗她，我不走了！”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老妇人站在我身后两步远的地方。我看不见她，但我能感觉到她在那。

忽然，我看见远处黑暗的地方，有一团东西在移动，在缓缓向我靠近！



天呐！我回头一看，老妇人直勾勾地盯着我，无牙的瘪嘴咧出一个恐怖的微笑。

你逃不掉的！



狗

我们俩在屋里，我和我的狗，屋外是猛烈的狂风，凄厉的嚎叫。

我的狗坐在我跟前，直勾勾看着我的脸。

我也直勾勾看着它的脸。

它似乎是想告诉我一些事情，但它是哑巴，不会说话。不过我懂它。

我懂，此时此刻在我和它的体内，有着同一种感受，我们并无区别，我们是一样的，一样颤动的火光在我们体内燃烧闪烁。

死亡侵袭，用它冰凉有力的翅膀拍打我们。

然后，一切结束！

谁又能分辨我们体内曾经闪耀着的，是什么样的火光？

于是，我们对视，不是简单的人与兽的对视。

眼睛是平等的眼睛，深深渗透到彼此的灵魂。

在每一双眼睛里，在人与兽的眼睛里，无差別的生命因为畏惧而彼此依偎，彼此温暖。

一八七八年二月

